“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专栏

从边缘崛起的力量

■杨玉梅

云南昭通有个闻名遐迩的昭通作家群。我颇为熟悉的李骞、潘灵、黄玲、阮殿文，就是该群优秀的少数民族作家。他们的创作，技法娴熟，内涵丰富，别具特色，闪烁着多彩云南历史文化的斑斓与芬芳，构成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画廊中一道亮丽的风景。近几年来，彝族“70后”作家吕翼脱颖而出，成为当下昭通本土写作的领军人物。

真诚是一种宝贵的品质和创作态度。吕翼的小说拥有可贵的真诚，包括叙述的真诚、情感的真挚和语言的真切。他的不少小说采用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叙述视角，叙述真诚，平实舒缓，在不动声色中展示人物的命运沉浮，如涓涓细流，悄然入眼入心。他的小说有故事，但是作者似乎并不苛求故事的波澜起伏，不热衷于谋篇布局，而只是忠实记录生活原本的样子，真切描绘人物生活与情感的波澜。虽然书中的人生长河没有高山飞瀑带来的冲击力和震撼力，却还是静水流深，涌动着生活的浓郁情思。

如《冤家的鞋子》以一只精美的绣花鞋贯穿故事始终。开杏那只精美的绣花鞋唤醒了夷人乌铁对爱的向往和渴望，使他对素不相识的开杏动了真情，于是他抢走了纳鞋的美女开杏。题材本身充满传奇色彩，然而，作者并不追求新奇，而是以真诚而朴素的语言叙述情爱的艰难。开杏把心都已交给了自己的心上人——这只绣花鞋原定的主人胡笙。乌铁所有的努力和忏悔都不能得到开杏的谅解、宽容和接纳。乌铁希望开杏能给他这双鞋。但是开杏说什么都可以给乌铁，就是这双鞋子不能给，想要也只能是下辈子。

充满荒诞意味的是，乌铁和胡笙一起走上了战场，爱国思想和家国情怀让两个热血男人化解个人恩怨，成为患难与共的战友。乌铁最终回来了，胡笙却没有了消息。开杏经过了与乌铁的生离死别，爱恨交织，她认可了乌铁，要给乌铁穿上他梦寐以求的鞋子，然而乌铁却在战争中负了重伤，已经失去了双腿。作品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乌铁对开杏无边无际的爱和开杏对乌铁无休无止的恨，是爱而得不到爱、恨又无法恨、恩怨交织的怅惘。一双充满象征意味的鞋子，承载着生命的苦难和忧伤，诠释着爱的坚守与忠贞。这种人生况味比传奇故事更耐人寻味。

吕翼的创作立足于自己熟悉的乌蒙山乡。不论是历史题材还是现代生活题材，他都细致描绘生活，精心书写人物命运，作品充满生命的疼痛和温暖。如此，使得作品不停留在地方风情与故事的层面，而拥有深沉的命运感，张扬爱与真，意蕴悠长。

小说的力量主要源自人物生命的质量，而生命的质量来自人物性格的力量。民族性格是少数民族文学获得民族特色的核心因素。吕翼小说最动人处在于刻画了乌铁、舍且等人物深明大义、勤劳勇敢、善良多情、质朴憨厚的民族性格。这些闪光的品质，来自人民，属于人民，表现了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创作追求，体现了一个作家严肃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所以，吕翼小说的力量，一言以蔽之，就是现实主义的力量。

唯安静的心府能感受一切

■李建军

文学批评是一种很重要也很有难度的精神创造活动。它需要一种特殊的精神气质，也需要特殊的修养和才能。

表面上看，文学批评的门槛，似乎并不很高——任何能阅读的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都可以成为一个批评家。然而，问题并不这样简单。读完一部作品，固然可以发一通议论，也可以写一篇文章，但这议论和文章，要想达到批评的高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却绝非一件随便和容易的事情。

批评家需要具备一种独特的精神气质。他不跟风趋时、人云亦云，也不看别人脸色说话。他有求真的热情和质疑的勇气，也有健全的个性意识和自觉的批判意识。他将思考和怀疑变成精神生活的习惯，从来不怕坦率而明白地说出自己的否定性意见。面对杰出的作品，他懂得欣赏和赞美；面对成长中作家，他也懂得理解和鼓励。但是，面对那些不认真的作家和不成样子的劣作，他从来不惮坦率地表达自己的不满和意见，绝不遮掩自己的态度，隐瞒自己的观点。

文学批评是一种复杂的精神活动。它要求批评家要有很高的素质和修养：要有很高的鉴赏力和成熟的判断力，要有广泛的阅读经验和自觉的比较意识，要有稳定而可靠的评价标准。也就是说，面对一个作家和一部作品，批评家必须调动自己的批判热情，激活自己的阅读经验，在一个开阔的比较视野中，深刻地分析其成败得失，而不能满足于在一个封闭的自足结构里，来简单地、封闭地考察和评价作家及其作品，从而得出一些浅薄的结论和虚假的判断。

乌兰其木格无疑具有批评家的气质和素质。她有敏锐的问题意识，也有较为成熟的分析能力；有稳定的价值立场，也有可靠的评价尺度。在她的《喧哗中的谛听》里，一个成长中的批评家身上常见的问题，固亦有之，但是，从她的批评文字里，我们还是看见了清新的气息与活泼的笔致，看见了才华和思想的闪光，看见了一个青年批评家成长和进步的清晰的脚印。

文学批评发端于具体的阅读感受。文学批评的有效性，首先决定于批评家的感受力和鉴赏力。如果没有敏锐的感受力和很高的鉴赏力，批评家就无法分辨出作品的高下，也无法准确地评价一个作家的写作水平和文学成就。乌兰其木格有着良好的感受力和鉴赏力。在《吃语中的轻与重——阿舍散文阅读记》一文里，她这样评价阿舍的散文：“作为一名‘坚硬的吃语者’，她固执而热切地诉说着对生命、对历史、对文明的智慧发见。她的‘坚硬’源于她不同流俗的旷野精神，而她‘吃语者’的自言自语，则在蔼然、谦逊中唤起读者隐秘的心灵体悟，在红尘纷扰中得以谛听生命的轻与重，并重新召唤出我们对世间所有善美的惜重与虔敬。”她用“固执”和“热切”、“蔼然”和“谦逊”来界定阿舍的写作态度，用“谛听”和“召唤”来概括她的写作祈向，都是很准确而切合实际的，显示着她成熟的感受力和判断力。

乌兰其木格的阅读范围和批评视野是开阔的，覆盖了那些重要的文学场域。她不仅研究传统样态的文学，也研究新生形态的文学，诸如网络文学、青春文学等；关注女性写作，也关注少数民族文学写作；重视反映现实生活的文学，也重视叙述历史生活的文学；留意当下的如《芈月传》热点文学现象，也留意南翔的《抄家》等非热点的文学作品。但是，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文学，她都有着观察和评价的稳定的角度和尺度。女性意识、生命意识和历史意识，就是她切入文本的稳定角度，也是她考察和分析作品的稳定尺度。

文学拥有传播美好的责任

■次仁罗布

为《相爱不畏伤》写序的任务落到我肩上时，的确有些忐忑不安。因为我很少读网络作家的作品，加之红娘子现在已是较有名气的一名网络作家，担心自己跟她有代沟，不能完全领会作家的意图。但是认真读完这部作品时，先前的这些顾虑一下释然了。文学所关注的个体命运、尊严、真爱等在作品里呈现得如此的真诚、自然，读后令人感到一种欣慰与亲切。

我在网上搜索红娘子的信息时，知道她已完成了《红缎》《渡灵师》《绿门》《这个猪头会魔法》《橙子》《青丝》《穿越公主我最大》《大唐一号美容医馆》等16部作品，真可谓是艰辛创作，成绩斐然。作者自己在写作感悟里坦然写道：“这一路走来只有自己最清楚，我并不是科班出身，学的专业和写作相隔十万八千里。刚开始决定写作的时候，完全因为生活所迫，实在是找不到挣钱的方法，打工又感觉没有出路，做老板又没有本钱，想来想去只好做自由撰稿人。”可是她这一写，一发而不可收拾，不仅拥有了一批忠实的读者粉丝，同时也得到了业内专家的肯定和关注。之前，我也认识几位网络作家，他们的名气也很盛，但他们每天必须要完成三四千字，然后更新自己的页面。看到他们这般辛劳地写作，我对他们由衷地肃然起敬。我们姑且不论其内容写得怎样怎样，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使我这个体制内的作者感到汗颜。红娘子也是他们中的一位有耐性、又甘于寂寞的人。

《相爱不畏伤》这部长篇小说文字简洁、流畅，叙事沉稳，在平实的文字下掩藏着作家对主人公安彤的深挚情感，将其塑造成一个现实生活中奋斗不止的理想职场女性。安彤在小说中出场时已是一位婚姻失败、带着一名男孩的单亲妈妈。她为了更好地照顾儿子优优，从海韵广告公司的行政部门，转岗到工作更加自由的公司营销部。在这个岗位上她的人生开始发生转变，情感的大门也一再被人叩击。但她因为第一次婚姻的失败，对感情始终保持着一种淡定和审慎，对爱情有自己独特而深刻的理解。连辰、秦晋阳等对她的示爱，她都能理性地看待，葆有对爱情最圣洁的认知。在对情感这般坚持的同时，对身边的人也是以真诚和善良来相待。即使在工作中被陷害，不得已辞职离开海韵广告公司，她都能以一种洒脱和超然来面对，从不怨天尤人。到后来安彤不顾个人的生命危险，相救曾经处处刁难自己、陷害自己的柳遥；对故意破坏她和连辰之间爱情的余希希，也采取包容和谅解。小说通过这些小的细节，塑造出了在职场上打拼，但坚守道德底线的一名女性形象。小说的丰富性不仅仅在于对安彤这个人物的塑造，与之相对应的是其他两个人物孙晓俏和夏晴晴。她们虽然跟安彤是高中同学，后来成为闺蜜，但对感情的态度却是截然不同的。这种观念上的不同，也导致了各自的不幸婚姻，在对比中我们更真切地喜爱拥有独立人格的安彤。作家在字里行间也溢出对安彤所赋予的所有美好想象。

这部小说的价值在于，它不是给我们呈现职场上人与人之间的倾轧、设计，而是将奋斗与坚持、善良与坚韧、对美好情感的追求呈现了出来。这些元素使得《相爱不畏伤》这部作品，带给了我们温暖、希望、美好。文学作品本应拥有这样的责任，它不是对生活阴暗的复制，而是要把人世间的美好表达出来，照亮人生，抚慰人心。

吕翼，彝族，1971年生，昭通日报社总编辑、昭通文学艺术家创作中心主任。作品见《人民文学》《民族文学》《中国作家》《大家》《雨花》《边疆文学》等刊物，出版《寒门》《割不断的苦藤》《岭上的阳光》等十余部作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十五届高研班学员。作品《马嘶》入选“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

吕翼

向阳的山脉

□吕翼

云南如果再往南，就出境了。而往东北走，则是乌蒙群山，磅礴起伏，显山隐水。再走，如果有足够的体能，走上一年半载，方可抵达中原。当年边民朝觐，需要由此经过，爬山、涉水、穿云、钻雾，餐风宿露，九死一生，十分不易。那么远，那么累，暗藏着若干的未知，不少人有去无回。人们便懒得外出，懒得读书，懒得考试，文人便出得少。甚至，乡下至今还有“满肚子的文章充不得饥”的说法。如此封闭之地，多出武将，头人、土司比比皆是，千百年来，都只是把着门枋狠，对外无所作为，没有声响。抗战期间就不同了，面临的是国破家亡，血性就出来了。乌蒙山人舍生忘死，单就在台儿庄牺牲的有名有姓的将士，就有三千多名。他们不惧死，因为死是兵家之常事。他们不言难，因为活着本身就是一种难。这里多民族聚居，人们捕鱼、围猎、采摘、种作。马帮摇铃而过，踩踏出坑坑凹凹、蜿蜒横亘的山路，穿过山脉和河流，最终让这块土地被外人知晓，同时也让这里的人知道，外面还有更为高远的天空。人们都晓得，要过上好日子，要多双看世界的眼睛，就得读书识字。他们有梦想了，开始往外奔。年轻时把衣锦还乡看成一生的荣耀，年长时把过得稳当作为前世修来的福。因此，山南与山北，河左与河右，村东与村西，便会有不少的纷争，便会有彼此的较量，便会有更多的融合。

我把这些视为珍宝，视为上天的特殊给予，这是我一生的财富。我的小说，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产生的。他们为一匹马，为一支枪，为一间房，为一个女人，甚至为一句话，一个动作，便开启了转变命运的旋纽。严格说来，它不是小说，不是某人饭吃多了时的虚构。这样的故事原本就有过，这段恩怨一直就存在，只不过我是用泥铲或者一把刀，将多余的部分抠掉，让自我需要的地方突显出来。只不过我是以文字的方式让读者知道，山寨里还有这样一个人物，还有若干扯不清忘不掉的事件。当第一个字跳出来时，我就知道，我雕刻的刀具，已开始小心落下。眼下这块木头，刚从泥土的深处拽出，泥土遮盖了本质，村民修房、搭桥、烧火都用不上它。但我需要，我把雕刻的刀具紧紧捏住，小心落下。雕刻它，是我对它的尊重。这一过程中，我会忘记很多：吃喝、玩耍、窗外的春风、某类人的风言风语，甚至桌上的那壶老茶。当这样一个作品完成后，我会让朋友们一起来欣赏，提出这样那样的意见。然后再琢磨、下刀，小心地、细细地，努力让它更为饱满和别致。当然我也有弄不抻展的时候。有时本想刻画的是个清洁的少女，出来的却是沧桑的妇人；有时想表达的是善良和宽阔，出来的却是丑陋和狭窄；有时想表达的是自己对人间的深爱，出来却是对地狱的诅咒。后来我才发觉，原来是自己笔力不逮，不能化腐朽为神奇；是自己读书太少，境界不宽；还有就是，对写作技术的掌握。

古今中外，那些伟大的作品像群峰一样矗立在我心灵的高处。它们巍峨挺拔，令人景仰。我在山地的一隅，享受着心远地偏的快乐，享受着向阳的山脉的温暖。我时时告诫自己，不能以我眼见之小来考量山谷之远大，不能以我胸怀之狭窄，来对比群山的广阔。往南，我不可出境；往北，我难以抵京。但我却与山脉一道，享受了这一片温暖的阳光。

乌兰其木格，蒙古族，1983年生，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现为北方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中国作协会员，当代文学学会理事，宁夏文联全委，宁夏作协理事，江苏省网络文学特聘研究员，国家广电总局优秀网络原创作品推介活动评审专家，江苏省“金键盘”网络文学大赛评审专家。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和网络文学。作品《喧哗中的谛听》入选“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

乌兰其木格

文学批评的邂逅与慰安

□乌兰其木格

“你的人生理想是什么？”

“我的人生理想是成为一名作家。”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理想”还是一个热度和高频词汇。所以，即便是在小学生的课堂上，也会时时与宏大深奥的“理想”相遇。彼时，稚拙的我，以及我们，将人生理想仅仅限定为职业理想，毫不犹豫而又大言不惭地想成为诸如“科学家”、“发明家”、“长跑家”、“医学家”等。在漫长而又短暂的青少年时代里，每每遇到这个问题，我都坚定不移而又信心十足地认为长大后的我会成为一名作家。

这种坚定肇始于我对阅读的痴迷，而信心则来源于几篇作文陆续获奖并变成铅字之时。然而，当我懂得低调内敛不再满世界宣称作家理想时，当我将自己的小说和散文作品向几家文学期刊投稿并接连石沉大海后，终于意识到理想和现实的巨大鸿沟。

“稻粱谋”与深刻的自我质疑使我的作家的理想逐渐幻灭，但热爱文学、与书本相伴为生的执愿却如灯塔般矗立在我的生命里。一盏灯、一杯茶、一本书的阅读时光是如此的令人沉醉，而在文学世界中的“寻美”旅程与忠直“求疵”则成为尘世生活中的精神慰安。它是柴米之外、苟活之下的逃遁之地，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之悲慨下的英勇重建与对抗，更是洞悉世界、体验生命之深广的此在通道。

如今想来，我与文学批评的邂逅结缘固然与学院评价体系要求有关，但更为重要的，则是深埋于心的写作欲望的驱使。文学批评家乔治·斯坦纳和罗歇·拉波特等人认为，文学批评家不过是想成为作家而不得的一种替代之举，但究其根本，文学批评家也是文学写作者，文学批评与阐释，不过是写作中的一个门类。很多时候，批评家在解读和研究作家作品的时候，表述的是一己对于世界和生命的理解，呈现的是对世间百态的好奇与追问，抒发的是孤独的个人在暗夜中发出的心灵呓语。

基于此，文学批评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的释放方式，是认识世界、发现世界及完善自我的隐秘花园。所以，文学批评家在选择批评对象的时候，总会或多或少地青睐那些“与身相亲”的作品。而选择网络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作为批评对象，恰是因为它们的存在不仅丰富了当代文学的多样生态，而且还是与我的生命痛痒密切相连的文学形式。

“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作为“80后”，网络文学伴随着我们的成长岁月。网络文学20年的发展历程与我们的青春成长同步前行。网络文学的作者用生活化和平民化的语言，在亲切蔼然中讲述普通青年人的生命故事与心灵悸动，体现出鲜明而又元气满满的民间审美特质。网络文学张扬和探究的是当代青年的现实遭际与精神肌理，借助网络，青年一代实现了表达渴望，倾诉欲望，实现自我抚慰的功能。尤为重要的是，网络文学改变了某些精英文学的审美成规和颓败板滞，为新的文学格局的形成提供温床。

毋庸讳言，网络文学在葆有优长的同时，在艺术审美、价值承担等方面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缺憾。但这种不完美也正喻示了网络文学正处在蓬勃生长的发育期，网络文学携带而来的芜杂与活力，将迫使我们抛弃之前固有的预设和成见，置身到一个流动的文学场域当中，感知并发掘网络文学这块新大陆上蕴含的新意义与新可能。

而对少数民族文学的持续关注，除了自身族属的情感关联，还因为它的书写使我获得了一种复杂性的视野，打开了对文学的理解。少数民族文学的传奇性、诗意性与坚守性确证着纯正文学应有的面貌。总体而言，绝大部分少数民族作家对喧嚣的时代和泛滥的欲望保持着必要的疏离和警惕，他们的写作立足于本真的生命个体，在偏远处，在质朴的民众中，毫不倦怠地吟唱出对自由的追寻及对真善美的虔敬。

红娘子，本名姚笛，苗族，祖籍湖南湘西泸溪，中国作协会员，首届鲁迅文学院网络班学员，广东省文学院签约作家。已出版图书26部，并在各大报刊发表过数十万字的中短篇小说、随笔、专栏。代表作七色恐怖系列小说已经成为中国恐怖小说读者的必读之物。作品《青丝》入选为2008年十大悬疑小说。作品《相爱不畏伤》入选“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

红娘子

向阳而生的女性

□红娘子

“近期报道，中国适婚人口的单身率几乎达到40%，而大城市的单身率则更高。根据民政部的公告，2018年婚姻登记人数为310万，婚姻数量比上年减少了5.7%，离婚登记人数为974 000人(增加1.7%)。”

我浏览着这些网上的资料时正身处中国离婚率排第三的深圳。深圳这个城市有一个特点，单身的女性特别多，离了婚的女性特别多，导致我出去聚会的时候，大家基本说的就是婚姻家庭，而我想写这本书就是因为这场场朋友之间的聚会。

可能我是作者的缘故，我总是能够听到很多朋友对我倾诉自己的生活。在聆听的过程中，我听得最多的就是婚姻。有人说婚姻是女人的第2次投胎，但是在烦恼的比重中，应该是在女性的世界里占第一。

一个女人走进了婚姻之后就有了多重身份，是妻子，是母亲，是儿媳，是老师的合伙人，是早教班的研究对象，是各种儿童游乐场专门针对的顾客，市场上有千千万万书籍是为她们服务的，而且告诉女人们如何过好自己的婚姻生活。

可是很少有小说告诉她们如何在走出婚姻之后怎么生活？

如果有那么高的离婚率那么代表着这个世界有很多失去婚姻的女人，这些女人可能就在我们身边，他们有过这样的经历，也许表面上看不出任何的痛苦，但是失去、伤痛、无奈是每一个离婚女人都会遭遇的过程。心灵上的创伤总是在那里，就算是没有人知道，就算只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哭泣，然后一个人扛起生活的风风雨雨。

但是她们需要诉说，而且也需要温暖。这本书就是在这样一个创作的动机下开始进行的。我采访了很多离婚的女性。我觉得最大的伤害是不敢再去爱。很多人会用那种看透了红尘的语气来跟我诉说现在的心情，但是我仍然觉得通透智慧不是代表对爱情的失望。

书名叫做《相爱不畏伤》，去爱，就像从来没有受过伤害。一个人内心强大，而且相信这个世界的温暖，就算是走过一些人生挫折，仍然是相信自己，相信爱，相信还会有更美好的开始，相信未来的光芒，虽然有风风雨雨，但是仍然可以走得过去。

这个文章中写的那一位女性，她并不是有一个原型，而是千千万万坚强女性的一个化身。她善良坚韧沉稳智慧，面对失败的婚姻没有自暴自弃也没有在黑暗中舔自己的伤口，而是勇敢地去面对，也进行着精神上的反思。她可以和前夫保持很好的联系，但是面对新的爱情，也可以很勇敢去看待，她需要尊重，需要平等，需要温暖也值得被爱。

写这个文章之前，我也尝试过写着女性的一些小说《女人30也好嫁》《假作夫妻》《家有四娃》，关注的都是女性自身所要面临的婚姻、爱情、家庭这些永恒的关注点。

再去书写这些女性的时候，我觉得她们在小说里面活了过来，她们有自己的声音、有自己的想法、有对待世界的态度，这些女性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让我感觉到在女性的精神世界里面，有着巨大的山峦那样沉稳的勇气。